

游踪

剑川有座雪邦山

李景忠

在大理境内，巍峨耸立着一座雄伟的山峰，山势高峻奇绝，这便是大理之巔，傲然矗立于剑川马登西部的雪邦山。雪邦山海拔高达四千多米，是大理的最高峰之一，山顶终年积雪，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宛若卧虎盘踞。山间云雾缭绕，四季之景变幻万千。春季杜鹃花盛开，漫山遍野红艳如烈焰；夏季绿意盎然，溪流潺潺，滋养着无数珍稀生灵；秋季层林尽染，金黄与深红交织成绚烂画卷；冬季则银装素裹，成为登山者的梦幻天堂。这座山峰不仅是自然奇观，更承载着当地白族的文化传说，相传是神灵守护之地，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朝圣探险，体验其壮丽与神秘。

在雪邦山的山腰上，巍然矗立着一座“救命房”，它由过往的马帮人自行建造，专为行人遮风避雨、提供庇护，它承载着盐马古道上的沧桑记忆与温情故事。这座简陋却坚固的木屋，由过往商旅和村民自发搭建，一砖一瓦皆凝聚着互助的精神。盐马古道曾是连接滇藏贸易的重要通道，马帮驮着盐巴、茶叶等货物，翻山越岭，跋涉于险峻山路；而“救命房”便成为马帮途中歇脚、避寒的驿站，见证着无数风雨兼程的艰辛与情谊。每当暴风雪来临或夜幕降临，行人及赶马人聚集于此，分享干粮、讲述旅途见闻，甚至留下刻痕以记岁月。而今，这座小屋虽已斑驳，却依然屹立，无声诉说着白族先民的智慧与坚韧，吸引着外来者、探险者追寻古道遗迹，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暖与传奇。

涉于险峻山路；而“救命房”便成为马帮途中歇脚、避寒的驿站，见证着无数风雨兼程的艰辛与情谊。每当暴风雪来临或夜幕降临，行人及赶马人聚集于此，分享干粮、讲述旅途见闻，甚至留下刻痕以记岁月。而今，这座小屋虽已斑驳，却依然屹立，无声诉说着白族先民的智慧与坚韧，吸引着外来者、探险者追寻古道遗迹，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暖与传奇。

传奇与现实交织之地，让人深切体悟生命的顽强与岁月的丰厚馈赠。雪邦山脚下，当地的耆老，常绘声绘色讲述盐马古道上的传奇轶事，真人真事。那里路途遥远，行人哼唱着白族古调，赶马人的身影往来穿梭，声情并茂的白族调深深打动人心，驱散漫漫旅途的孤寂。曾有一队队马帮在此躲避暴雪，风雪之夜，人们围炉取暖的温馨场景仿佛仍在眼前，屋角残留的炭灰与刻痕，无声诉说着往昔的沉浮与自然的凛冽气息。雪邦山不仅以险峻奇峰震撼人心，更因那永不熄灭的人间温情，让每位行人怀暖意离去，又屡屡重返，留下简单的食物和半袋盐巴，方便无数风雪路途中的人行。一条蜿蜒曲折、斑驳陆离的盐马古道上，无论石阶向上延伸还是

向下倾斜，表面都清晰可见深浅不一的马蹄印，仿佛千军万马踏过的印记，那是时光与风雪共同镌刻的密码。这是生活无声的接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呼啸的山风与皑皑白雪之间，风中仿佛回荡着古调的低吟。马蹄印虽已斑驳，却依然屹立，无声诉说着白族先民的智慧与坚韧，吸引着外来者、探险者追寻古道遗迹，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暖与传奇。

雪邦山，这座神圣的山峰，穿越千山万壑，温热的气息如脉动般流淌。不知从何时起，马帮头领以匕首刻下“雪封山，留盐三袋”的字迹，这是当年“他”在木屋梁柱上铭刻的铁血约定，是留给后来者延续生命的珍贵馈赠。在绝境中顽强寻得一线生机，每当有人跋涉至此，无论路途多么艰难困苦，都会默默放下力所能及的食物或盐巴，延续这份生命的接力。它如同沉睡的诺言，在呼啸的风雪中绽放出人间最朴素的暖意与信任，是雪域之巅的生命密码，是穿越凛冽寒风的人性光辉，是雪邦山永不冻结的温热血脉。即使，在每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它无声地照亮着后来者前行的方向，也温暖着每一个聆听这传奇故事的心灵。

山还是山，雪邦山的传奇故事犹如风中的古调，悄然飘散至远方，吸引着来自天涯海角的旅人。这些旅人，肩扛沉重的行囊，沿着斑驳陆离的古道石阶，一步步烙印般地追寻古道的足迹，寻觅往昔的痕迹。“救命房”已然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行人不仅不躲避风雪，更延续着那份互助的薪火，点燃文明之火。“风雪无情，人间有爱”，这小屋的梁柱上刻满时光的印记。马帮的铃声从未消逝，深深烙印在民族心灵的深处。雪邦山的四季轮转中，春日的杜鹃花海，引来无数摄影师的镜头；夏日的溪流，滋养登山者的脚步；秋日的金黄落叶，铺就诗意的小径；冬日的皑皑白雪，考验着勇者的毅力。这座神圣山峰不仅守护大自然的慷慨馈赠，更在每个细节镌刻生命的坚韧与卓越。踏上上山之路，古道上的马蹄印迹愈发分明，宛如无声地讲述着商旅的执着与滇藏文化的交融。山脚下，当地村落的白族儿女常以欢歌曼舞传承这份珍贵记忆，将雪封山的传奇故事编织成盛大的节日庆典，使传神的火种永远燃烧不息。

大理掌故

法藏寺经卷轰动学术界

母锡鹏

法藏寺位于大理市凤仪镇北汤天村，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据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刻立的《赵州南山大法藏寺碑》记载：“元代赵信祥曾主持编辑佛经，送往钱塘印造，运回后收藏于法藏寺内。明军进入大理，曾将藏经焚毁，后经董贤于大理、昆明等地多方搜集，得佛经数千卷。明永乐年间，明成祖又赠佛经数千卷，也藏于寺内。”

法藏寺经卷是如何发现的呢？1956年8月，云南省组织费孝通、李家瑞等著名专家在全省进行首次文物普查时，发现法藏寺保存较好的佛经有近3000册。这些珍贵文物的问世，轰动了整个学术界，法藏寺也因此名扬中外，并享有“北有敦煌，南有法藏寺”之美誉。经鉴定，这批佛经大多属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写本，还有一些宋、元时期的刻本。其中《护国司南抄》是云南省内最早的写本。另有“保安八年”题记的佛经一卷。“保安”是大理国段思廉的年号，保安八年相当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是现存大理国除“石城会盟”盟书以外的又一件遗物。部分经卷有“白文”批注，即用汉字记白音，用白话来读才能理解其意，是研究“白族古代是否有文字”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这些经卷就形式而言，有卷轴装、经折装和蝴蝶装等，还有线装本；就版本而言，有的是唐宋年间从中原内地传来的木刻本，有的是大理国以来大理本地的

民间刻印本，其余是历代的手抄本。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刻印本或手抄本，这些经卷中大多有“白文”(白语的记音符号)旁注或浮签疏注。手抄本字体峭拔娟秀，纸质富有韧性，足见当时书法水平之高和造纸业的发达。

经考证，这些经卷的收藏者为大理国开国宰相董迦罗第24代传人董贤。董贤曾于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六月奉诏进京，九月二十日在武英门谒见皇帝，后在宫中做法事4次，每次7天。董贤被封为“神僧国师”。次年正月启程返回家乡，四月回到大理。董贤和他的儿子董寿从京城带回《华严经》《般若经》等江浙刻本佛经1000多卷，藏于北汤天的法藏寺内。

这批珍贵经卷的发现，充分表明大理地区的佛教极为盛行。元代《大理行记》记载：“……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

法藏寺已成为研究大理地方史和宗教史绕不开的地方，是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紧邻法藏寺的“董氏宗祠”，内藏有董氏42代家谱。董贤保护民族文化的功劳被永远载入史册。敦煌经卷被发现后，很快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成为一门为世界学者所关注的学问——敦煌学。如果有有关部门推动“法藏寺经卷”的深入研究，掀起“经卷文化”热潮，将对研究白族聚居区的宗教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大理美



大理市喜洲古镇的正义门及魁星阁，重建于清朝末年，为重檐歇山顶阁楼式两层建筑。其位于市上街西口，是古镇的重要地标和西门，为进入四方街的主要通道。旧时游子回乡需在门前下马、下轿步行，以示对家乡父老的尊重。门楼上层供奉有持毛笔的魁星神像，有寄托功名愿景的“笔点文章，文光射斗”对联，是喜洲的魁星阁。

现存建筑由喜洲商帮四大家之首严子珍出资重修，命名源于1915年护国运动中当地人对“国家正义”的拥护。正义门广场融合新旧风貌，周边设有古戏台、十牌楼、荷塘及仿古水系园林，构成了复合型的文化景观，成为喜洲的标志之一，受到游客青睐。 [通讯员 严镇成 摄]

史海钩沉

南诏第一城——金刚城

罗武昌

“松明楼上一把火，赢来南诏千秋业。”南诏国建立之前，大理地区诸侯割据，形成了越析诏(宾川)、蒙诏(巍山北部、漾濞一带)、浪穹诏(洱源、剑川一带)、濞诏(洱源邓川)、施浪诏(洱源三营)和蒙舍诏(巍山东南部)“六大诏”和石桥诏(下关)、石和诏(凤仪)“二小诏”的格局，在“大诏”白子国统领下，各诏互不臣服。后来，蒙舍诏历经高祖细奴逻、世宗盛炎、太宗盛逻皮三代励精图治，实力日益强大，到第四代国王皮逻阁时，无论经济还是军事都远远强于其他五诏，称霸群雄的野心也日益膨胀。

公元738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蒙舍诏不断向北扩张，逐渐统一了洱海坝子及周边区域，皮逻阁被唐玄宗册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建立了南诏政权，结束了“南诏六部，不相臣服”的历史。与此同时，皮逻阁还对“太和城”进行了扩充修筑，并在太和城最西端和制高点位置的苍山鹤顶峰峰脉核桃山上扩建宫城，内设南诏避暑宫和练兵台，这就是“金刚城”。公元739年，南诏的统治中心从巍山正式迁到大理。

太和城坐落在苍山马耳峰和佛顶峰之间的山麓，是苍山、洱海之间南部最狭窄、地势最险要地段的一座山坡上的城市。它西依苍山，东临洱海为天然屏障，有南北两道城墙，多依山而建用土夯筑而成。

足南诏政治、文化特别是军事的要求，从739年到779年南诏第六代王异牟寻都羊苴咩城，仅用了40年。金刚城是一座不规则的椭圆形城池，与太和城北城墙西端相连接，面积约1360平方米，高出太和城100余米，皆用土夯筑而成，居高临下，战略地位可见一斑。它既是太和城的制高点，也是太和城的“城中之城”，被称为“南诏第一城”。

鹤顶寺位于金刚城内，因山峰而得名“鹤顶寺”，又叫“白王殿”“南诏避暑宫”“白王庙”。传说建这座城时恰逢唐王朝赐给南诏一部佛经——《金刚经》供奉于此，故命名为“金刚城”。到皮逻阁重孙第六代国王异牟寻时，与唐作战失利，从太和城迁都羊苴咩城。后因鹤顶寺圣像损坏，南诏第八代王龙晟即位后用重金三千两，重铸铜像。而第七代国王王功丰佑的母亲也出家鹤顶寺，这里的香火特别旺盛。后来，金刚城毁于战乱。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滇澳人苏光耀于1997年发起重修的鹤顶寺。大殿内，雕塑着白子国国王张乐进求、南诏国第一任国王蒙氏细奴逻和大理国首任国王段思平三尊佛像。此三人是大理白族崇拜的大英雄，被奉为本主，其丰功伟绩被后人世代传颂。如今，鹤顶寺静静伫立在天地之间，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白子国、南诏国和大理国的悠悠往事。

张乐进求：白族，喜洲人，仁果的十七世孙，承袭白子国首领之位，被唐朝册封为“三赞白大將軍”。据《南诏野史》称，“公元225年，诸葛亮封白子王仁果15世孙龙佑那为首长，赐姓张氏，于白崖(弥渡红崖)筑建宁城，号建宁国，立铁柱，传张乐进求。公元638年，他率洱海地区的部落首领在崖川铁柱下“祭柱问天”，认为“天意所属”，遂将三公王金菇许配给细奴逻，并于公元649年举国

逊位，结束了白子国存续854年的漫长历史。

张乐进求的神都大本主，白语叫“古偶吟”，意为老大大王，被尊为“始祖”。他逊位后，细奴逻为表达对岳父大人的感激之情，把他安顿在洱海之滨的西洱河畔安享晚年，还委任他为西洱河边的“最高行政长官”，居住的这个村落最先叫“大官邑”，后来演变为“大关道”“大官邑”，后被奉为本主，供奉于大官邑村的本主庙中。

细奴逻：据《南诏野史》记载，“细奴逻，又名独逻，有奇相。唐太宗贞观初年(即公元630年前后)，其父舍龙，又名龙迦独，携奴逻自哀牢山避难至蒙舍川(巍山)，躬耕于巍山。”他是蒙舍川的彝族酋长和龙之子，为哀牢夷蒙首的36世孙。公元649年，他当上了蒙舍诏主，改国号为大蒙国，称帝，以巍山为首府。公元653年，被唐高宗封为“巍州刺史”，从此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领导。

皮罗阁修建太和城后，感恩细奴逻之功，在金刚城建了避暑宫，并雕塑了始祖张乐进求和高祖细奴逻的神像，让白族子孙共同瞻仰。公元674年，细奴逻病死，儿子盛炎继位，在位26年，尊称“高祖”。南诏末期，王权旁落，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义建立大理国，南诏政权历时253年，王室世袭了十三代。细奴逻被尊为巍宝山巡山殿的主神，是彝族世代祭祀的先祖。在下关七五村本主庙、苍山莲花峰保和寺白马殿，都有细奴逻的塑像。

段思平：白族，喜洲人，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氏一族在“天宝战争”中屡建功勋，段俭魏被阁罗凤赐名为“忠国”，加封为清平官(相当于宰相)，成为了南诏国的开国元勋。段俭魏以下子孙，都出仕于南诏国，是世代从军的武将家庭。南诏灭亡后，段氏建立了大理国。

生活笔记

稻黄鱼肥时

霍永安

秋风掠过连片稻田，稻穗便垂下饱满的头颅，把“沙沙”的絮语洒在水面——水下，肥硕的稻花鱼正尾随着光影游动，尾鳍扫过淤泥，搅起细碎的涟漪，这是紫阳村最动人的时节。

田埂上的竹筐已经摆了三排，严永鹏踩着露水走进稻田，裤脚挽到膝盖，沾着新鲜的泥点。这位紫阳村“鱼稻共生”的带头人，手指抚过稻秆时眼里藏着笑意：“你看这稻穗，颗粒比往年实沉多了。”他弯腰扳开一株稻禾，水下顿时窜出几条金黄的影子，“去年这时候，我还在琢磨鱼苗投放的量，今年全村都跟着学，300多亩稻田里全养着这宝贝。”放水的闸门刚拉开一道缝，紫阳河的水便带着细碎的声响漫过田埂。村民们陆续赶来，竹筐、抄网往田埂一放，挽起袖子就下了田。泥浆在脚下发出“咕嘟”的轻响，受惊的稻花鱼四处乱窜，溅起的泥点落在人们脸上，换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慢着点！这鱼机灵得很。”年近六旬的字金美大婶端着抄网，眼疾手快地兜住一条尺许长的鱼，银白的鱼鳞在阳光下闪着光，“以前种稻就盼着天公作美，现在田里藏着‘活银子’，一亩地两份收成。”

谷雨时节秧苗返青时，鱼苗在稻田里，以害虫和杂草为食，排泄物化作天然肥料，省去了农药化肥的开销。严永鹏蹲在田埂上算账：“鱼一亩能卖五千多，谷子四千八，大米去年卖到六块八，收入比单种稻翻了一倍还多。”他指着田边的生态标识牌，“城里人就认这个‘无添加’，今年稻谷还没熟，稻花鱼就被订走大半了。”

田埂边渐渐热闹起来。城里的游客戴着草帽，笨拙地跟着村民学捉鱼，孩

子们举着小网兜追着小鱼跑，笑声惊飞了稻丛里的麻雀。“这才是真正的田园生活！”昆明来的游客普金凤举着手机拍视频，镜头里女儿的裤腿沾满泥浆，手里却紧紧攥着一条小鱼，“周末带孩子来体验捉鱼，比逛游乐场有意思多了。”田埂边的炊烟慢慢飘起来，裹着鱼香漫过稻田。村民们在树荫下支起铁锅，刚捉的稻花鱼剖洗干净，裹上薄粉下锅油炸，金黄酥脆的声响里，香气便漫开了。另一边，老细芜菜和腌菜切碎做调料，清水煮沸后放进鲜鱼，汤色乳白撒上葱花，一碗清汤鱼便端了上来。严永鹏的媳妇端着刚蒸好的米饭，米粒油亮饱满，“这是今年的新米，就着鱼吃最香。”

竹架在稻田间铺开，炸鱼、烩鱼、清汤鱼摆了满满一桌。游客和村民围坐在一起，筷子夹起外酥里嫩的炸鱼，鲜美的滋味在舌尖化开。“以前哪敢想，田里的鱼能招待远方客人。”字金美大婶给游客添着饭，说起从前的日子，“那时候种稻靠天吃饭，遇到灾年就愁收成，现在家里开了农家乐，每天都有收入。”

晚风里的稻香更浓了些，稻穗垂得更低，村民们开始收拾工具。装满稻花鱼的竹筐沉甸甸的，压弯了扁担却压不住脸上的笑意。严永鹏望着连片的稻田，远处村道上新建的民宿已封门，“明年要把亲子体验区扩大，再搞个稻田咖啡馆，让更多人来品尝咱紫阳的稻花香。”

天色慢慢暗下来，紫阳河边的虫鸣蹲在田埂上算账：“鱼一亩能卖五千多，谷子四千八，大米去年卖到六块八，收入比单种稻翻了一倍还多。”他指着田边的生态标识牌，“城里人就认这个‘无添加’，今年稻谷还没熟，稻花鱼就被订走大半了。”田埂边渐渐热闹起来。城里的游客戴着草帽，笨拙地跟着村民学捉鱼，孩

美食地理

旺血炒腌菜

振民

一层秋雨一层凉。冬的脚步已然接近，又将到心心念想的“岁暮天寒，杀猪又烹羊，是熬一年辛，但邀远方客，还聚四乡邻”的杀年猪时节，时不时的又想起家乡的旺血炒腌菜这道特色菜。

农村杀年猪，大多是养一年至两年地道的土猪，食材上好，那冬包、排骨和小炒肉的滋味自然不用说。而旺血腌菜、糯米血肠的食材首要的就是新鲜猪肉，做血肠还得有糯米，而旺血炒腌菜几乎家家都要做，那一年才有一次的口福。

取出土坛中腌制好的水腌菜，控干水分，撒开放在簸箕中稍晾，杀猪时上顺着刀柄喷涌出的热血泼洒在腌菜上，有的还要再加醋旺或护心血，均匀揉拌。然后再用烧热的干锅干炒至半干，起锅热化猪油，加茴香面和盐再炒拌，黄绿相间的腌菜，暗红的炒血组合而成的酸爽透香的美食即可出锅，当然火的大小、炒拌的时间都是美味的关键。

旺血炒腌菜所用的腌菜是水腌菜，食材选用熟透的已经半青半黄的青菜，洗净后晾干半干，然后切段加入辣椒等佐料按照传统方法制作，放入叫瓦罐的“双口盖”土坛中腌制，这种土坛有坛口有盖，坛上盖子在坛口用清水，使之密封，腌制时间一般要几个月。

小时候缺吃少穿，只有逢年过节，才能享受到美食，而八大碗要在红白喜事、杀年猪、竖柱进新才会有。那年月，除了盼着年节，最喜欢正月，火把节和杀年猪时的每年三次接亲。接亲猪宰时几乎都会谦逊地说：“家里要剥皮子，拖累来吃箸肝生”，浓浓的亲情和满满的人间烟火味总是飘荡在乡间的小路上，温暖地包裹着闭塞的小山村。

水腌菜选材及制作的讲究，拌揉及烹饪技艺的独到，杀猪饭菜谱的日新月异，旺血腌菜这道美食在乡村年猪饭桌上几近消失。然而，时代的记忆在，人的情感念想在，美食也该还在。